

视线所至备忘录

Hiroh Kikai

那些 渐渐喜欢上人的日子

鬼每弘



海弘雄——著

子心——译

CS | 湖南文艺出版社

那些 渐渐喜欢上人的日子

Hiroh Kikai

视线所至备忘录

[日] 鬼海弘雄 —— 著
连子心 —— 译

CS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些渐渐喜欢上人的日子 / (日) 鬼海弘雄著; 连子心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404-9074-4

I. ①那… II. ①鬼… ②连… III. ①黑白摄影-日本-现代-摄影集 ②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J431.2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8180 号

DARE WOMO SUKOSHI SUKI NI NARU HI Memekuri Bobiroku by KIKAI Hiroh
Copyright © 2015 KIKAI Hiroh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in 2015.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SHANGHAI INSIGHT MEDIA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KIKAI Hiroh,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Japan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PRC.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7-269

那些渐渐喜欢上人的日子

NAXIE JIANJIAN XIHUAN SHANG REN DE RIZI

[日] 鬼海弘雄 著 连子心 译

出版人 曾赛丰
出品人 陈 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200020)
责任编辑 刘诗哲
封面设计 山川 @ 山川制本 Workshop
责任印制 王 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54 千字
版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4-9074-4 定价: 69.00 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0-84981812

鬼海 弘雄 | Hiroh Kikai | 日本摄影家。1945 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寒河江市。法政大学文学部哲学系毕业。成为摄影师之前曾从事货车司机、造船厂员工、远洋鲔鱼渔船夫、暗房工作人员等多种职业。1973 年起在浅草拍摄人物肖像。视角独特的市井人物肖像和以印度、土耳其为主题的作品得到海内外极高的评价。曾荣获日本摄影协会新人奖、第 23 回土门拳奖、2004 年度日本摄影协会奖、伊奈信男奖、相模原摄影奖等众多奖项，作品被收藏于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休斯顿美术馆等。著作颇丰。除摄影作品外，其细腻感性的文字也深受好评。

连子心 | 译者。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译有《秘密》《造物的人》《永久的托词》等。



出品人：陈 垦

策划编辑：唐 诗

监 制：余 西

出版统筹：戴 涛

装帧设计：山川 @ 山川制本 Workshop

美术编辑：王天舒

投稿邮箱：insightbook@126.com

新浪微博 @ 浦睿文化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抱着石头在河底行走的男子	001
脚踏缝纫机的吟唱	007
超现实主义的夜晚	014
吃醋的少女们	019
阿松的咖啡	026
夜晚的雪	033
苦行僧的小腿	039
想给我东西的人	046
少年和有一双孔雀眼睛的男子	051
三明治与红星	057
橡皮筋动力飞机	062

急速升温的一天	068
有金龟子的下午	073
箱子眼镜和李子树的家	079
蒸腾的玩笑话	085
异国他乡淅淅沥沥的雨	092
石榴和三家电影院	099
收到木瓜的日子	104
盐辛鱿鱼和鱿鱼丝的味道	111
煮果酱	117
烧铁锅	124
渐渐喜欢上人的一天	129
映出时间的影子	135
梦的发生	141
怀抱石头的夏天	148

浅草的杰尔索米娜	153
打哈欠的快乐时光	158
台风与胡桃	165
冬季的雨和独眼的雀	170
记忆中的海浪	177
解放眼睛	183
雾中的风景	189
飓风来临的一天	196
法兰绒睡衣	203
五月、树莺和迪士尼手表	208
缠着红布条的树	214
番外篇 被我拍摄最多的人	220
后记	231

抱着石头在河底行走的男子

沐浴着夏日的阳光，我正在整理阳台的一隅。

快要厌烦之际，从一堆破烂中发现了一支生锈的鱼叉。鱼叉是叉鱼、捕鱼的一种工具。二十年前，我在山形老家的仓库里发现了它，把它带了回来，即便它没什么用处。

遥远的往昔，那时我还是少年。月山山麓的村子迎来了夏天，我们经常拿着鱼叉去附近的河边。用后山的竹子做柄，再安上从村中自行车商店拿来的旧链子。这样一来，鱼叉会在瞬间产生出巨大的爆发力，从而能捕获体形硕大的鳊鱼。可是一个夏天只能遇见一两次鳊鱼，也没有运气能捉到。我触摸着那令人怀念的手柄和四个齿，汗水从额头流下，流进眼睛。我闭上眼睛，寒河江川反射出的明晃晃的光和风在眼底苏醒了。

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暑假。我一个人拿着鱼叉到了河原，追赶着河水深处的雅罗鱼和香鱼。在清冽的河水里生活的鱼儿们行动敏捷，闪烁着银色的鳞光在我面前游来游去，仿佛在戏弄长长的鱼叉。

突然，随着“咚”的一声，周围的光剧烈地摇晃，产生了斜纹。两米多的前方，水里落入了一块大石头。我慌忙伸出脖子去看，卵





石的石笼上刚才还没有人，这会儿却见阿达站了起来。他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一如既往地带着能融化棉花糖的微笑，挥着一只手冲我喊“喂”。

阿达是河对面村子里鱼店老板的二儿子，那时大概三十五岁。他是一个开朗的独行者，有轻微的精神障碍。他总是骑着自行车载着鱼到村子里去卖。他的父母为了方便他算账，箱子里只放了金枪鱼一种。

在山脚下狭长的乡间小路上，他总是唱着春日八郎的《离别的一棵杉树》骑车路过。这首歌里哼唱的部分很多，捆在他自行车车把上的叫卖用的铃铛不经意间为他伴了奏。醍醐村里有很多山，坡路很陡，一般鱼店的人都不从这里走。

阿达对孩子们玩耍的声音很敏感，一旦发现就会马上加入其中。几天前，我在公民馆前的广场上把杉树当成一垒正在玩垒球时，阿达很快就喊着他的口头禅“噢啦——噢啦”过来了，然后自顾自地站在那里开始了防守。从防守开始，是他的道义。那天玩耍结束后，骑着自行车回家的阿达发出了很大的怪声，就

像一旁火灾警铃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被太阳烤得热烘烘的蝼子们都大张着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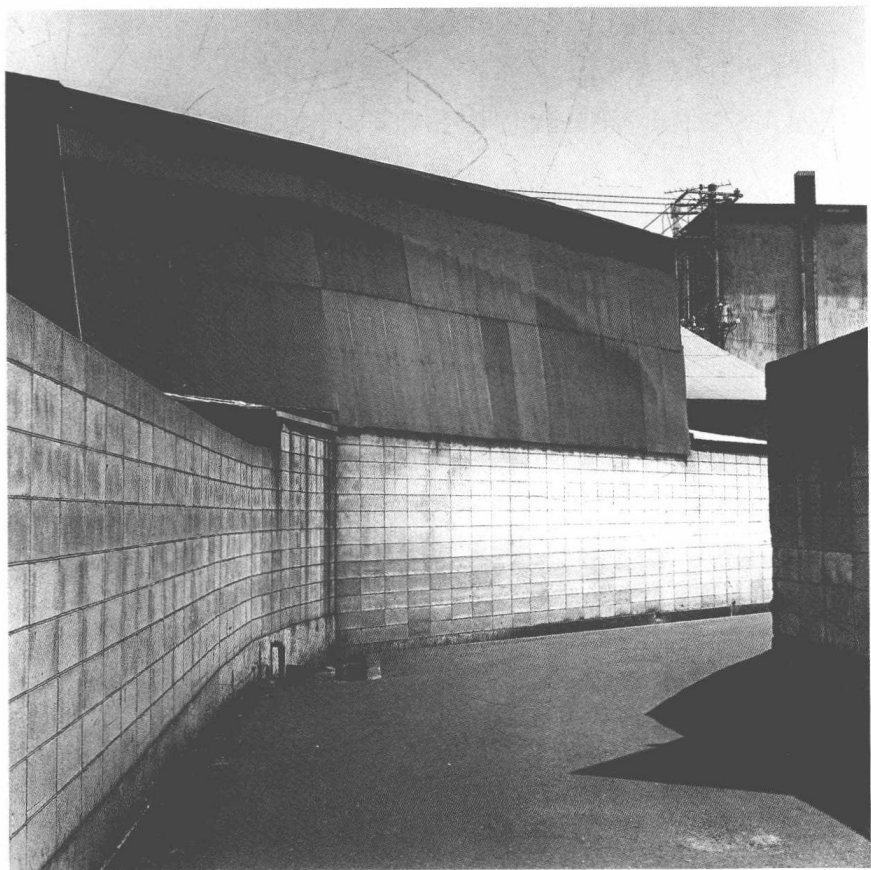
阿达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一到夏天，人们就会津津乐道阿达每年的冒险。那是因为，在高松、白岩、醍醐三个村子的河流交汇处架着一座卧龙桥，阿达曾经从上面跳下去。他的英勇事迹一直被传颂着。

美丽的拱桥距河面大约有十五米高，湍急的河流在桥下的部分相当深。那天阳光不好，看不见河底。阿达跳下去后水花飞溅。有传闻说，阿达在河底抱着一块大石头，脸甚至没有露出水面，走着走着便不见了踪影。实际上大家谁都没有亲眼看到，只是靠着想象力听到了河水冲击岩石的巨大声响。

这若是阿达的恶作剧也就罢了。我从水里上来，暖和的小石头放在耳边，这时听见了他跳水的声音。我的裤子和衬衣被揉成一团，一旁阿达的衣服却叠得整整齐齐。阿达穿着当时罕见的系扣的兜裆布，白色的兜裆布在水中摇曳。他平时一定也穿着这条兜裆布。在要冒险的时候，他会瞒着父母，偷偷地在里面穿着针织泳衣去卖鱼。因为谁都知道，他的父母一定会强烈阻挠他去冒险的。

潜在水下的阿达气息之强令我惊叹。过了一会儿，他只说了一句：“在看吗？”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

阿达抱着卵石的石笼，在三米深的水底行走，为了不被苔藓绊倒，他走得很慢。当时水流上游还没有大坝，月山上雪融化之后流下来的水十分清澈。他嘴边吐着泡，睁大双眼在水底行走的身影



悠悠地晃着，就像拍摄时的慢镜头。

几年之后恰逢大学暑假，我回到老家，听在罐头工厂工作的同学说阿达突然去世了。他虽然身体矮小，却有着厚实的胸膛和强健的体魄，对于他的死，我既感意外，也认为有迹可循。

鱼叉没什么用，但我还想再留它一阵子，于是将它收了起来。

脚踏缝纫机的吟唱

走在绿草如茵的路上，随处可见的水洼映出悬浮于低空的云。广阔的田野上，终于结穗的稻子热热闹闹地开着黄色的小花。

从南方吹来的风拂过绿色的大草原，形成了大片的波浪，掠过山脚下的村庄和微微隆起的墓地，摇曳着松树林的树梢，向着种植了大银杏树的稻荷神社后山飞去。闷热的风从脖子和后背吹过，所到之处都汗津津的。

从刚才起就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呼喊“喂——喂——”，感觉有人在靠近我，可环顾四周却不见一个人影。那声音很是熟悉，像极了我的邻居留爷爷。可是这么热的天，年近八十的留爷爷应该正在家里通风的过道睡午觉吧。直到那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的时候，我一下子从浅眠中睁开了眼。

床紧邻墙壁，一旁的窗框上有两只鸟儿正在散步，大概是从不远处的公园飞过来的。墙壁上时钟的指针指向了下午两点。

汗水浸湿了床单，床单起了褶皱，天花板上的电风扇不住地摇摆，刚洗过的衬衫和裤子随风懒洋洋地飘动着。在雨季最盛时犹如蒸笼的加尔各答，空气中的湿气已经饱和，洗过的衣物很难干燥。

我已经有十年没有想起过家乡的留爷爷了。留爷爷的大儿子





从小因病失去了一条腿，家里的农活只能由留爷爷和儿媳一起想办法解决。昭和三十年代中期，月山山麓的村子引进了小马力的手扶拖拉机，由此开启了机械化时代。然而在留爷爷家里，春天依旧用牛耕地，秋天仍然用牛拖两轮拖车，上面堆满了稻草堆。留爷爷善于言辞，非常聪明，在农活上却总是慢一拍。

说起来，去年盂兰盆节回家扫墓的时候，我发现我家的墓地旁边有一块讲究的黑御影石石碑。上面刻着梵文，周围有一圈石柱。那是留爷爷家的墓地，墓碑上刻着留爷爷的孙子的名字。他的孙子在爷爷和父母的含辛茹苦中长大，小我三岁。

如今村子里的墓地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和城市的陵园一样。以前的墓地在草丛深处随处可见，以河边的石头为墓碑，上面甚至没有刻字。过去我和留爷爷的孙子一起在这里玩耍，经常蹲在这些小小的墓石旁。

如今的墓地里看不到蜥蜴和螳螂，也没有飞来飞去的甲虫和无霸勾蜓。松树的树梢上也不见了悠闲眺望田野的老雕的身影。还有那郁郁葱葱扑鼻而来的夏日草地泥土的芳香，也